



# 繁華復刻

文・圖／古素琴（1986 外文系畢業）

時序4月。群鳥已經耐不住漫漫長冬的桎梏，在日漸和暖的山谷間鳴唱著，悠長的曲調一聲接一聲，劃破沉寂。後院裡，清明草不知在何時已探出嬌嫩的花朵，幾天前還光著枝幹的香椿，也搶著抽出粉紅嫩芽。眼前，活生生一幅龍飛鳳舞的圖像，我強烈感受到生命汲汲營營的努力。在這樣的時刻，這種春日飄渺又夾雜著各種若有似無的氣味，我佇立在季節最崇高的奧秘當中，一任大自然的繁盛豐盈裹捲著我，上天下地，翻來覆去，我看到的是形式色澤的無限變化，各式各樣的奔騰與狂亂，我心靈的海岸，也波濤洶湧。這世界，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發現。

是誰說的，人類乃萬物之靈？草地上的鼠麴草可能沒有大腦，但是很可能正以一種人類無法理解的方式醒著。大自然就像是以各種語言、字體所寫印的篇章，有隱晦、有顯露，有繁複、有簡約，有圓滿、有破碎。

而我始終在尋索著路徑。可以走到

另一個隱蔽幽微的帷幕後面，然後再安然回來。自幼年時期開始，我就愛在山林草野間遊蕩，我知道，當我躺在稻田收割後繁密生長的紫雲英田野裡，獨自玩耍發呆就可以度過大半日子時，這世界無休無止的更生循環已經與我的血液脈動合而為一。及長，手執畫筆，為的不是高超的表現技巧，也不想藉此解決各樣生命的謎團。正如卡謬所言：「人生的罪惡，可能並不在於對生命的絕望，而在於期待下一世，因此逃避這一世的華美。」天哪，我不能用網子捕捉風的絮語，不能用餌勾釣起激盪波光，我無法解讀雨露在石頭上的曖昧書寫，我也無法掙脫那承載著萬物與我卻觸不到摸不著的萬有引力……。這一切，像火車轟

隆駛過，地底傳來沉沉的震動，你怎能不為之惶然震顫？

因為這樣，在美的無限風暴裡，我簡直不安到了極點。周遭的樹木一再勾引我回憶，沙岸反覆鋪陳著幽幽的色澤，眾多無聲的暗語，矛盾與扞格，我只能思量，只能觀照，只能悠



■ <向日> 30F 2004 油畫

■ <古木小徑> 30F 2004 油畫

悠緩緩地吟誦，只能如吟遊詩人一般，發出一聲聲深沉的「啊——」。

為什麼那麼美？究竟為什麼？四時運行，我也隨時準備著縱容自己。「縱使鳥兒在地上走，我們依然明白牠有翅膀，」是啊，我的生命、能量、意志，讓我看見宇宙浩大的圖像，讓我瞥見人生織錦中交錯著錯綜的善與惡，讓我一次又一次欣然自陷於海岸山丘的崎嶇起伏裏。畫面上，我尋求簡約、摒棄、統攝、靜穆，在宇宙總綰一切的宏觀意念裏，執持微觀的此心到處悠然。我後退，不是進入內心，而是退出自己，蛻去雄心的殼，蛻去累積物質財富的殼，無論看到什麼，都是豐盛、繁美，都是耐人咀嚼的況味。

安格爾曾說：「藝術的生命，就是深刻的思維和崇高的激情。」繪畫的目的，不是為了獲取解決方案。我在大自然中尋覓著質樸的美感元素，加以各種形式色彩的演繹凝鑄，只因那裏面有一個野性激昂的靈魂在戰鬥掙扎著。那是扭曲狂亂的枝條嗎？那是衰頹崎嶇的海岸嗎？那是起伏縱橫的山丘嗎？還是無語泊陳的孤舟？這世界，能浩瀚如外在宇宙者，就只有內在宇宙吧！其實



■ <漁舟> 30F 2004 油畫

啊，我想做的也只是想將生命的本來面目還諸天地而已。我只是用心裏的眼睛深情多看它們幾眼而已，便已流連忘返。我要的，不是如

雷貫耳的大鳴大作，不是睥睨千古的迴腸盪氣，只是一聲微細的「啊——」，自遠遠的芒花草叢、丁香澤畔傳來的呼喚，自高高的苦苓、相思枝極傳來的呼喚，就好。

大自然不厭其煩地教導我學習詩人濟慈所說的「消極素養」(Negative Capacity)，那就是，一個人有辦法身處玄疑、惶惑裏，卻一點也不急躁，不急著尋求事實或解答的隨遇而安。且看那日出日落是如何的縱容、如何的靜穆吧！面對如此豐沃的自然饗宴，我的作品，可能走音，可能落拍，可能遺失節奏，而天真狂熱的感情則始終如一。繪畫，不是一項技巧，而是一種視野，教我站在一塊岩石前面，因著那交纏斑駁的線條和模糊亙古的色澤而驚泣，教我聆聽天籟幽幽的語音而身心沉靜。我們被擺在這世界裏，萬物被擺在這世界裏，四處飄零。其實啊，我們就站在喧囂的寂靜裏，一點也不孤獨。活活潑潑的生命，追逐遇合，騰躍消逝，積聚開展，藝術的心靈自由勃發，一如葉脈上謎樣的軌跡，一如樹幹上錯綜的凹痕。我們何其有幸啊！

那麼，就由著這豐盛華美成為一種蓄積、一種釀發吧！去闖莽原、越沙海、入八荒，「得之在俄頃，積之在平日」，人生也許荒誕詭譎，世界可能支離破碎，藝術的國度，我們恰可滿滿地蓄藏，輕盈地上路。

